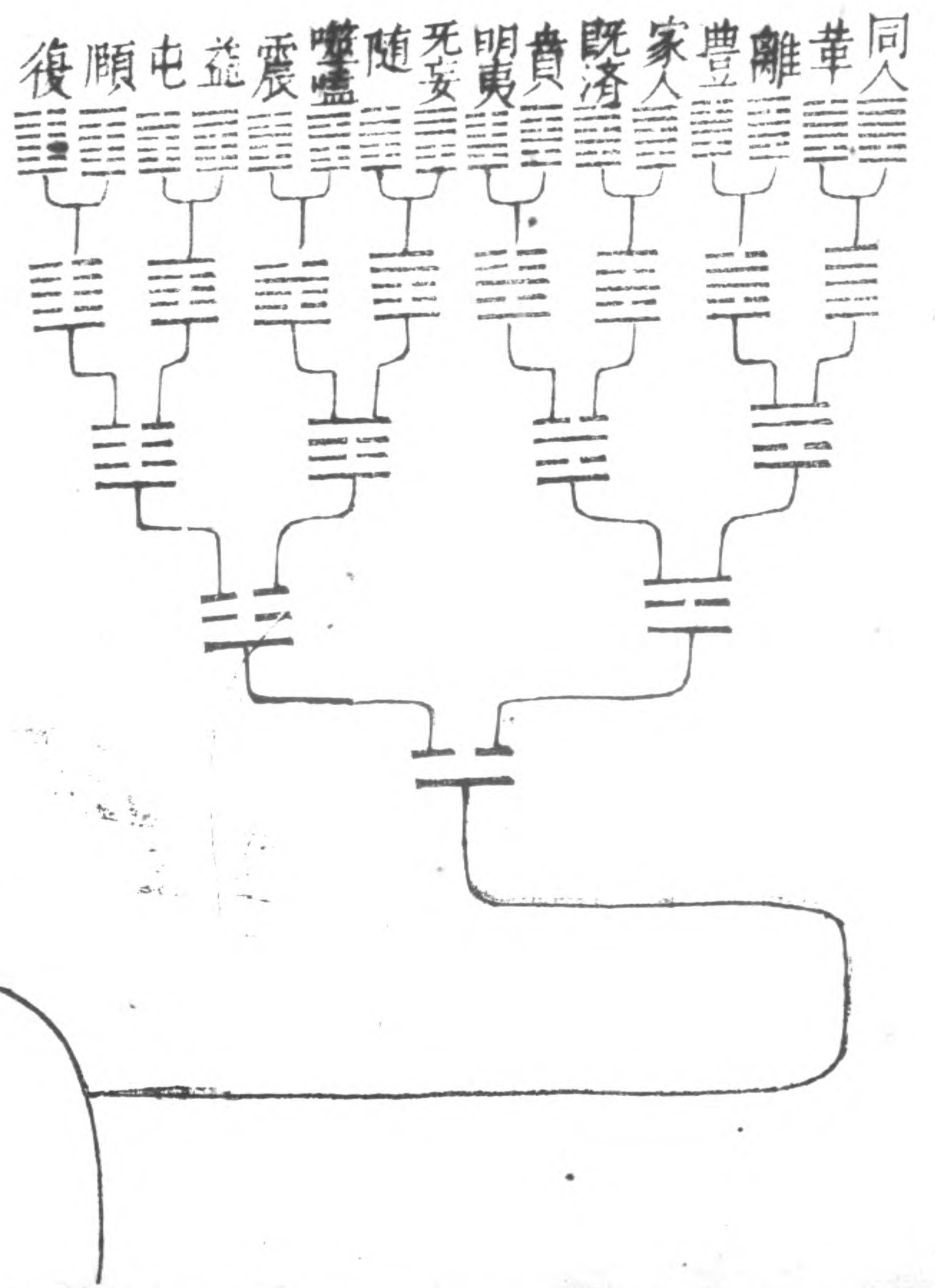


P73

畫

卦

坤八而為
 八卦八而
 十六則兩
 儀之上各
 加八卦又
 八卦之上
 各加兩儀
 也十六而
 三十二則
 四象之上
 各加八卦
 又八卦之
 上各加四
 象也三十
 二而六十
 四則八十
 之上各又
 加八卦下
 三畫則八
 乾八兌八



天 神 之 祀

大祀

郊 祭天南郊每歲冬至行之

春

夏

秋

冬

四時常祀

| | | | |
|---------------------|-------------------|---------------------|----------------------|
| 迎春東郊 祀青帝 寅賓出日 | 迎夏南郊 祀赤帝 致日 | 迎秋西郊 祀白帝 寅饒納日 | 迎冬北郊 祀黑帝 致日 |
| 風師 夕月 | 祭暑 大雩帝 | 雨師 夕月 | 司中 司民 司命 司祿 |
| 出火 祭暑 | 祭暑 大雩帝 | 內火 | 享司寒 |
| 祈穀于上帝 巡狩柴于岱宗 | 柴于南嶽 | 柴于西嶽 | 祈来年于天宗 柴于北嶽 |

非時祀

虞肆類于上帝
 周公營成周用牲于郊
 國有大故旅上命
 湯告于上天
 武告于皇天
 大師類于上帝
 大裁禱祠于上下神祇



地示之祀

大祀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群立社

春

夏

秋

冬

元日命民社

崇水旱

報社稷

大蜡

祈穀于方社田祖

大割祠于公社

四坎壇祭四方

祀戶

祀竈

祀中雷

祀門

祀行

大田火弊獻禽社

羅弊致禽以祀祈

祀四海川澤井泉

巡狩望秩東方山川

望秩南方山川

望秩西方山川

望秩北方山川

大師帥有司立社

大師宜于社 公軍歸獻于社 將用師禱于后土四海神示

祭于山川

大會同于社及行釋奠

國有大故彌祀社稷禱祠

有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

國有大故令國人祭

天地之大哉類社稷

四時常祀

非時祀

人鬼之祀

宗廟常祀

春

祠 獻羔開水先薦寢寢以雉嘗黍以犬嘗麻以犬嘗嘗魚先薦寢廟

夏

禴 羞以合挑先薦寢廟 稻先薦寢廟

秋

嘗 以犬嘗麻以犬嘗嘗魚先薦寢廟

冬

蒸 嘗魚先薦寢廟

宗廟間祀

告朔

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

太師造于祖 大會同造于祖及行舍奠 大師以遷廟主載于齊車

禘 禴 祥 禋

禘 禴 祥 禋

禘 禴 祥 禋

禘 禴 祥 禋

先鬼常祀

春大昊

勾芒 高媒 先蠶 先牧

夏炎帝 季夏肅

秋少昊

表貉

冬顓頊

玄冥 司農 司嗇

食祭先

大田祭表貉

大師禡于所征之地

凡有功德之在其地者

因國之無主後者

大厲

公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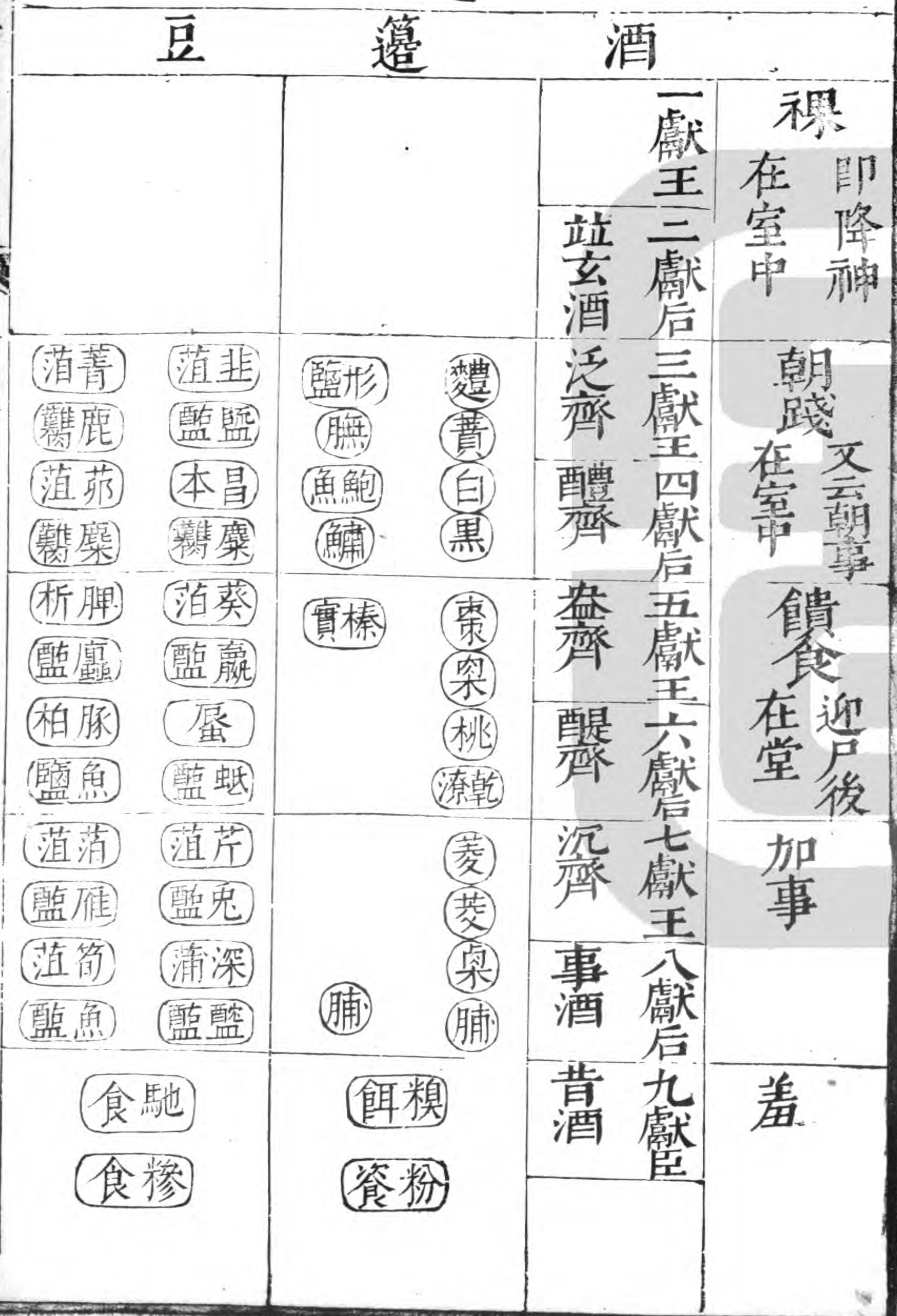
族厲

宗廟九獻圖



一獻王裸
 二獻后裸所謂鬱齊獻酌玄酒在室
 右降神禮 鬱即玄酒以一彛承之
 三獻迎牲後王薦腥用泛齊
 四獻后薦豆籩用醴齊所謂醴齊縮酌醴醅在戶
 右朝踐禮 泛齊醴齊兩尊不貳
 五獻迎尸後王薦熟用盎齊
 尸飲五以玉爵獻卿
 六獻后薦饋食豆籩用醴齊所謂盎齊洗酌淙醴在堂
 右饋食禮 盎齊醴齊兩尊不貳
 七獻王酌尸用沉齊 沉齊不貳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八獻后酌尸薦加事豆籩用事酒所謂凡酒修酌君東酌
 犧象夫人西酌壘尊
 右加事禮
 九獻后薦羞籩羞豆諸臣酌尸用昔酒所謂澄酒在下
 右羞禮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司士呼昭穆而進之

九獻籩豆圖



按十二次之說世多疑之謂斗牛女虛北方之宿而屬揚青奎婁胃昂畢西方之宿而屬冀徐然觀唐一行以雲漢始終言十二次謂東井為雲漢上流下應秦蜀為兩戒山河之首故秦當鶉首之次尾箕為雲漢末派燕幽在碣石為北紀之終故析木為燕分斗牛得雲漢下流吳越當淮海為南紀之終故星紀為吳越之分蓋上下以氣相應耳豈以南北之依為拘耶故命之主祀而神格以之占候而事驗也或又謂古者封國命之主祭因為其分野不知因其分野故命之祭耳

鄭註八風



鄭註有八風而周禮云十二風者四維乾坤艮巽之風每維兼二月也

六官 王躬 後 宮

天官

地官

王躬

后宮

王朝

庶子宮衛

王羞服室暨財用
王后羞服室暨並宰夫掌治朝之灋
並屬大宰
大宰贊聽治

屬大宰
內宰治王內之政
令

小宰掌建邦宮刑
治王宮之政令糾
禁

師氏掌以媿詔王

舍人共王后之春獻

師氏以三德教國

保氏掌諫王惡

種春人掌女春枕司王朝

子保氏養國子以

王舉則從

饅人掌女饅共后

道使其屬守王之

饅人共王六食

六食

門外

橐人掌女橐

王 朝 庶 子 宮 衛 圖

春 官 夏 官 秋 官

| | | | | | |
|--|--|---|---|--|--|
| <p>大司樂王太食三侑 大史會同朝覲執書 詔王 詔王 詔王治 中車掌王之五路</p> | <p>大僕掌正王之服位 出入王之命詔法儀 小臣詔相王之小法儀 大馭等掌五路之馭 戎右等掌五路之右 虎賁先後王 旅賁夾王車</p> | <p>大司寇前王 小司寇前王而辟 司獄掌帥四羣之隸 守王宮 禁暴氏奚隸聚而出 入者則司牧之</p> | <p>大司馬正王之服位 量人營后宮 虎賁氏掌守王宮 中車掌后之五路</p> | <p>內史受納訪書王 大司樂令國之子弟 命御史數從政者 凡有道德者使教焉</p> | <p>司士正朝儀之位 射人掌國之三孤 卿大夫之佐 諸子掌國子之德戒令 教治 司法以射法辨論官 才</p> |
| <p>大司樂令國之子弟 大司樂令國之子弟</p> | <p>大司馬正王之服位 量人營后宮 虎賁氏掌守王宮 中車掌后之五路</p> | <p>大司寇前王 小司寇前王而辟 司獄掌帥四羣之隸 守王宮 禁暴氏奚隸聚而出 入者則司牧之</p> | <p>大司馬正王之服位 量人營后宮 虎賁氏掌守王宮 中車掌后之五路</p> | <p>內史受納訪書王 大司樂令國之子弟 命御史數從政者 凡有道德者使教焉</p> | <p>司士正朝儀之位 射人掌國之三孤 卿大夫之佐 諸子掌國子之德戒令 教治 司法以射法辨論官 才</p> |

六 官 咸 統 百 官

| | | |
|---|--|---|
| <p>冢 宰 治 七大事並大宰提 挈他官從之 百官府廢置誅 賞並由大宰</p> | <p>司 徒 教 徒 司徒主民致民 並由司徒 教法比法並司 徒為主六卿受 法</p> | <p>宗 伯 禮 擯相之事並宗伯 為上相冢宰而下 並不得先 禮樂之事並屬春 官 大史掌法以逆官 府之治</p> |
| <p>六 鄉 三歲大計辟 吏之治而誅 賞</p> | <p>六 遂 歲終令六鄉 之吏皆會政 致事稽國中 四郊都鄙夫 家九比之數</p> | <p>六 縣 凡為邑者以鄉大夫攷灋 四達戒其功于司徒憲于 事而誅賞廢所治之國 興之</p> |
| <p>百 官 府 建長立兩由 大宰都鄙並 同</p> | <p>六 遂 凡為邑者以鄉大夫攷灋 四達戒其功于司徒憲于 事而誅賞廢所治之國 興之</p> | <p>六 縣 凡為邑者以鄉大夫攷灋 四達戒其功于司徒憲于 事而誅賞廢所治之國 興之</p> |
| <p>都 建牧立監並由大宰 司會周知四國之治</p> | <p>都 建牧立監並由大宰 司會周知四國之治</p> | <p>都 建牧立監並由大宰 司會周知四國之治</p> |
| <p>邦 國 縣師掌邦國之地域</p> | <p>邦 國 縣師掌邦國之地域</p> | <p>邦 國 縣師掌邦國之地域</p> |

經 學 南

卷 之 五

八

府畿內外圖

| | | | | | | |
|---|---------------------------------|----------------------------------|---|--------------------------------------|---|----|
| 司馬 | 政 | 司冠 | 刑 | 司空 | 事 | |
| 辨政論才大射司簡稽鄉民 馬為主 軍旅之事大司馬 為上將冢宰而下 以次為別將 | 遂賞地 量入造都 鄙 邑治其固 與其守 | 大事前王並由 大司冠他官不 得參刑罰並屬 秋官 | 誓戒辟法盟約 鄉士掌鄉 刑 遂士掌遂 縣士掌縣 刑朝大夫 刑都則掌 掌都家之 治 都士掌都 家士掌家 治 上治 | 役事攷功並司 畿內鄉遂 都鄙治水 役事並屬 司空 | 大司馬以九畿之職施 天下之政職 司士凡邦國三歲稽士 任而進退其祿爵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 掌天下之地 合方形方訓方匡人並 主消天下之兵 量入藏天下之涂數 小司冠群士宣布于 四方布憲掌憲邦之形禁 誅士掌國刑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 大行人掌諸侯王事之禮 小行人書邦國之故 行夫象胥並主天下之治 四瀆 大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 巡狩之禮 大封世執其功 | 司空 |

六官分治鄉遂都鄙邦國圖
大師公 大傅公 大保公
天卿 地卿 春卿 夏卿 秋卿 冬卿

| | | | | | |
|---|---|---|---|---|---|
| 鄉 | 甸 | 男 | 采 | 衛 | 要 |
| 鄉 | 甸 | 男 | 采 | 衛 | 要 |
| 鄉 | 甸 | 男 | 采 | 衛 | 要 |
| 鄉 | 甸 | 男 | 采 | 衛 | 要 |
| 鄉 | 甸 | 男 | 采 | 衛 | 要 |
| 鄉 | 甸 | 男 | 采 | 衛 | 要 |

陝以東周公為伯主
陝以西召公為伯主
鄉老 二鄉公 二人 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

六鄉各攻其屬官之治致于冢宰
六鄉鄉遂大夫各主其民而攷法于司徒
六鄉都家宗人各主其禮而聽于宗伯
六鄉都家司馬各掌其兵而聽于司馬
六鄉鄉士遂士各主其刑而正于司寇
六鄉六遂各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里

各掌其鄉無事為師常存軍制以提挈振舉有事為帥民盡兵也

經

卷之五

八

六官王畿賦式任地委積質劑旗號獄訟圖

大宰九賦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九式賓客

稍秣

工事

匪頒

幣帛

祭祀

載師任地 廛里場圃 近郊

遠郊

公邑甸地 家邑削地 小都縣地

大都置地

王賦 國宅 園廛 無征 二而

十一

三十而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鄉間以恤民郊里以待待施惠之難阨

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質人質劑 國中甸

郊二甸

野三甸

都三月

司常旗物

州里旗

縣鄙旒

師都旗

司馬號名

司常州里各象其名 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家以號名

縣鄙各以其名

秋官掌獄

鄉主掌國中 附郭民與國中

中同故稱國中

遂士

縣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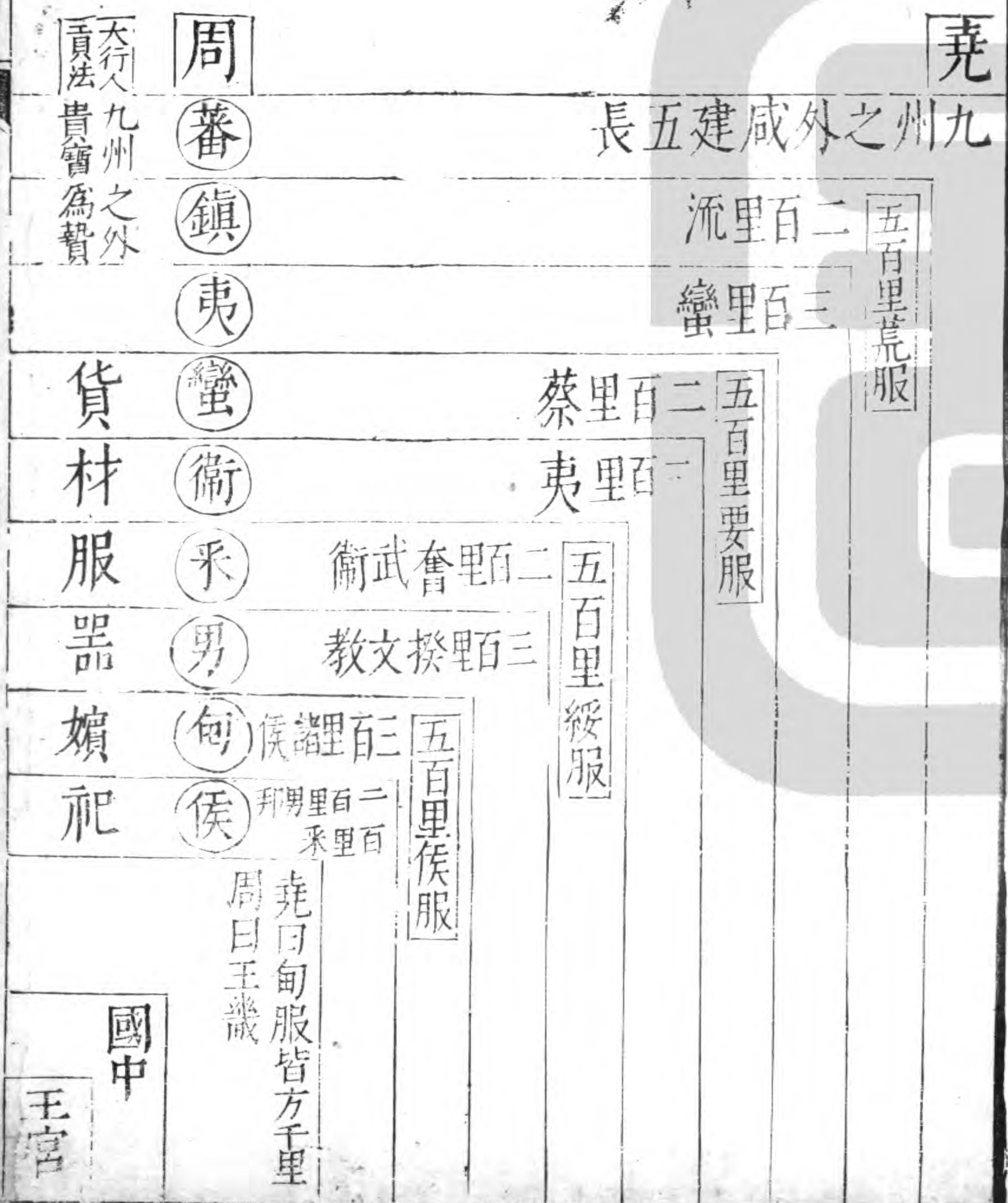
掌甸稍縣都公 邑故曰縣士

方士

掌都家

則以鄉爲國中遂以外爲野蓋六鄉者附郭之民與國中同故鄉士稱爲國中民居稠密可井者少故孟子亦稱爲國中以其原係近郊之地故費誓又謂之三郊也六遂本遠郊之地故遺人以遂爲郊里秋官遂士以遂爲四郊也以鄉對遂則遂爲野故遂人云掌邦之野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以遂對甸則甸在郊外爲野故縣士又云掌野也大抵鄉爲近郊在五十里內兩邊計之共一百里遂爲遠郊在百里內兩邊計之共二百里此外甸稍縣都各百里三畿四面各五百里合之爲千里稍縣都皆公卿大夫采地內各有公邑同于甸地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為一耳堯制通王畿為五服曰甸侯綏要荒各服內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一千里故為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為五千五百里大行人夷鎮蕃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寶為贄禹于九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畧又無不同也讀者自殊之而謂周公斥大土宇不亦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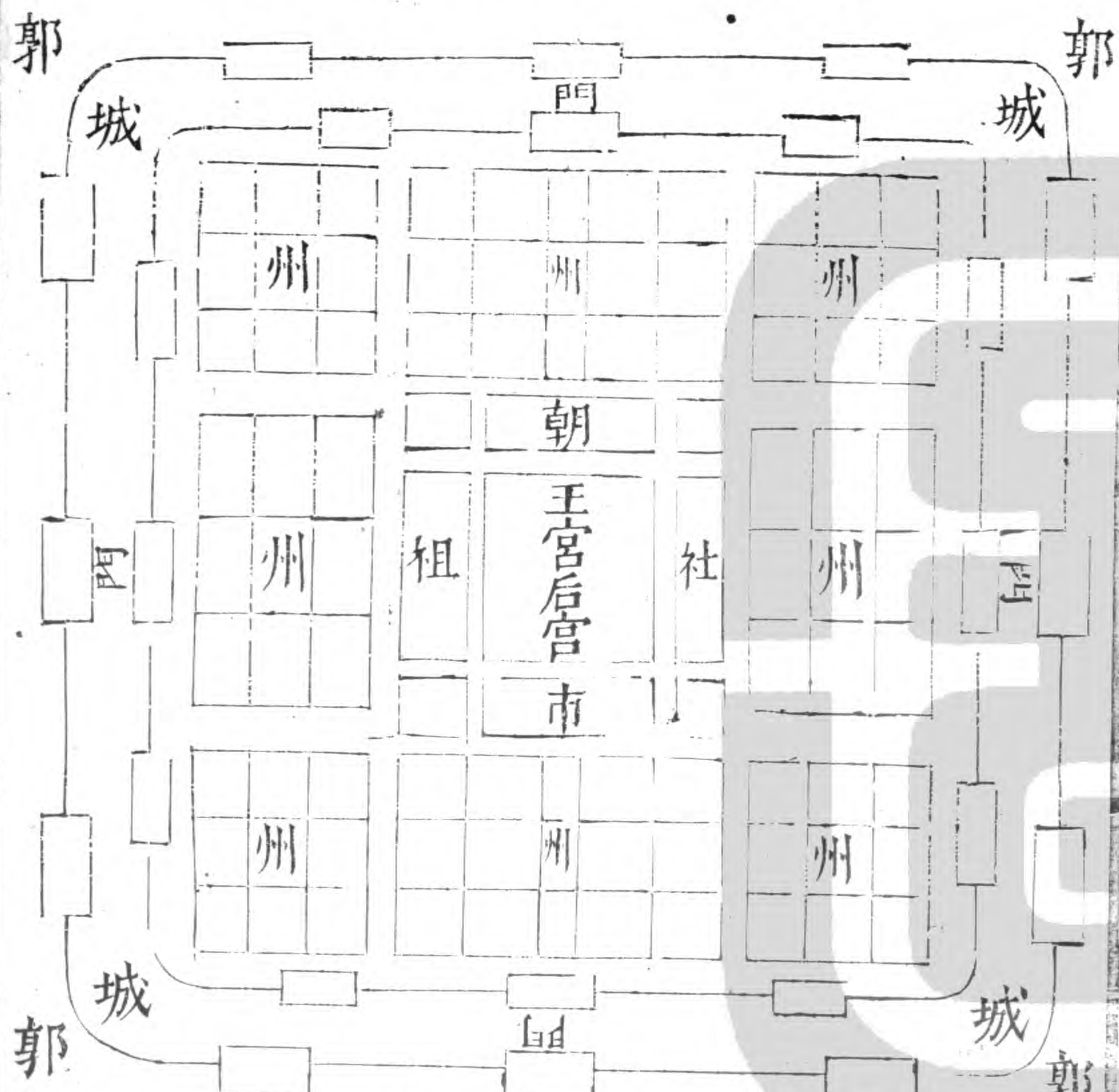
虞周邦畿千里合圖一



大宰大行人九貢禹貢圖

| | | | | |
|--|--|---|---|---|
| <p>一祀貢 荊州包匭菁茅</p> | <p>二嬪 青州岱畎絲枲 厥篚屨 荊州臬絺綌 絲 兗絲</p> | <p>四幣貢 兗州厥篚織文 青州厥篚縠絲 徐州厥篚玄織漙 荊州厥篚玄纁織組 揚州厥篚織貝 豫州厥篚織纊</p> | <p>五材貢 兗州漆 青州鉛松怪石 徐州土五色擘陽孤桐 揚州篠簜篋草木 荊州蒺藜革柅幹栝栢檟 丹雘 籩篚棗 豫州漆 職方 氏揚州其利金錫 兗州松柏</p> | <p>七服貢 冀州島夷皮服 揚州島夷卉服 梁州熊羆狐狸織文</p> |
| <p>三器貢 徐州泗濱浮磬 揚州錫貢磬錯 攻工記燕之函胡之弓肅 慎氏楛矢</p> | <p>六貨貢 徐州淮夷蠙珠 揚州惟金三品 璠璣 荊州惟金三品九江大龜 梁州璆鏐銀錢砮磬 雍州球琳琅玕</p> | <p>八旂貢 徐州羽猷夏翟 揚州羽毛 荊州羽毛</p> | <p>九物貢 青州海物惟錯 揚州厥包橘柚錫貢職 方氏青兗其利蒲魚 幽其利魚鹽</p>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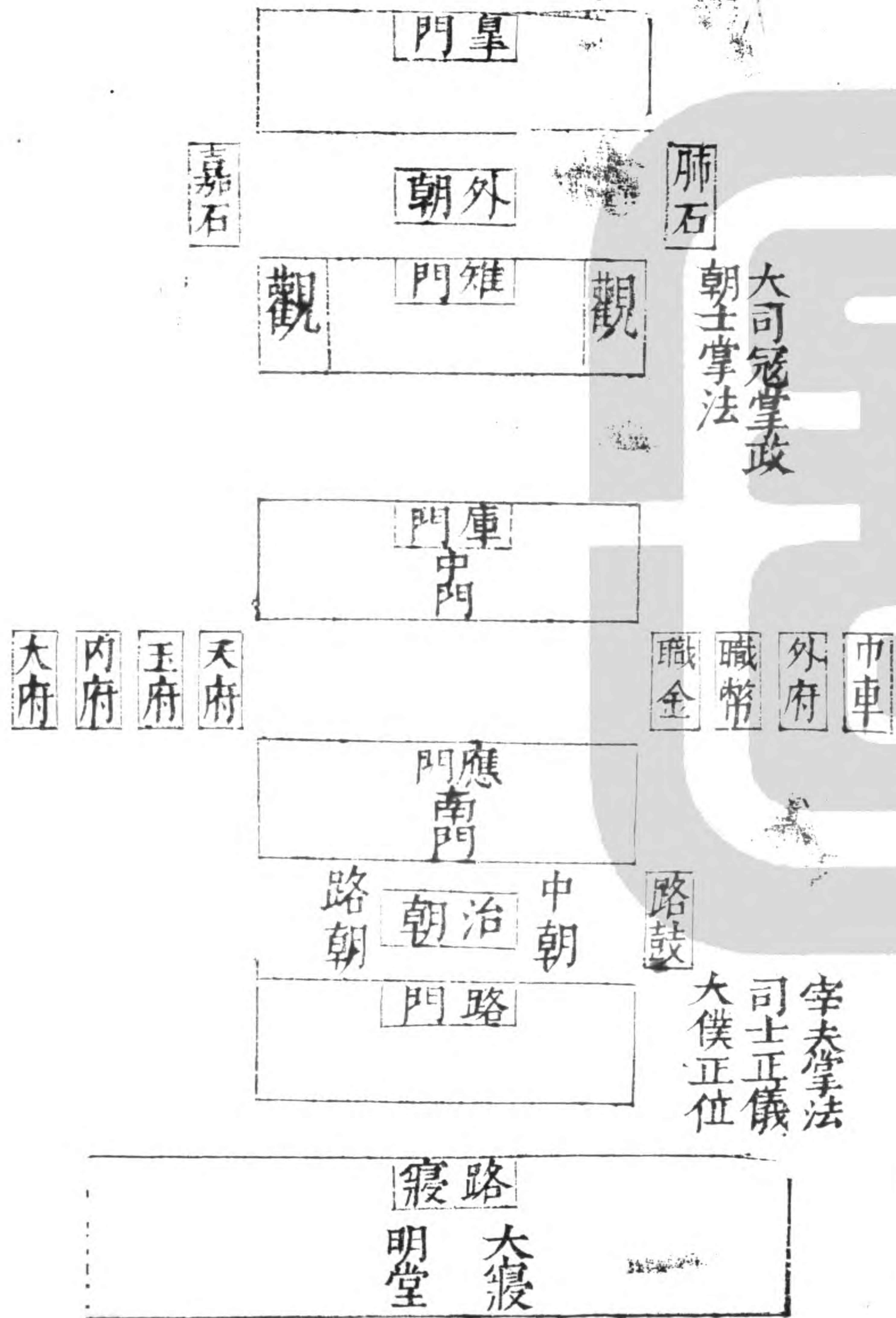
營國九州經緯圖



郭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
 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市朝一夫賈氏與命疏曰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

王應電曰按每旁三門城郭各十二門內從橫大道各二
 界為井字中之州有九其餘道涂九經九緯各有區域中
 為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凡制禮大物不過十二賈氏
 之說得之匠人云九里蓋有闕誤不足為據然所謂十二
 里者必以直計四面皆如其數然後可以容百官府之次
 舍賓客之旅寓工商之厓肆苟以方計之則每面止三里
 尚足為王者之都乎

天子五門三朝圖



五門三朝說

王應電曰天子五門之制解者不一唯先鄭氏云臯雉庫應路最爲合宜今以經傳參定而釋之○詩廼立臯門臯門有仇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所謂郭者非城郭之謂乃王宮之外垣也臯之爲言高也遠也以其最遠于王宮也○次二曰雉門有門則有觀故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觀主縣法故曰象魏雉爲外朝正宜在外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司寇聽獄弊訟于朝皆以其萬衆所在也雉之爲言治也亦取文明之意○次三曰庫門以其于內有府藏故以爲名府藏宜在內故在雉門之內以其五門之中故亦曰中門也○次四曰應門詩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毛氏傳曰王

之南門曰應門爾雅亦有正門卽天文端門之謂也蓋內爲路寢之門其外爲庫門不可以無限隔故其間爲此門也春秋襄二十一年新作南門明堂位曰魯之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諸侯殺于天子有庫治路而無臯應至此而僭應門之制故曰新作書顧命云逆于釗于南門之外蓋自東宮而來也王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亦卽此門蓋聽朔誓郊皆大事故特重于常朝而居此應之爲言和也又以其居此而應治也○次五曰路門以其爲路寢之門故亦曰寢門天子日視朝于此故曰治朝宰夫掌治朝之法大宰王眠朝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等在路門之左右大僕前王正伏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皆謂此也畫虎以爲威亦曰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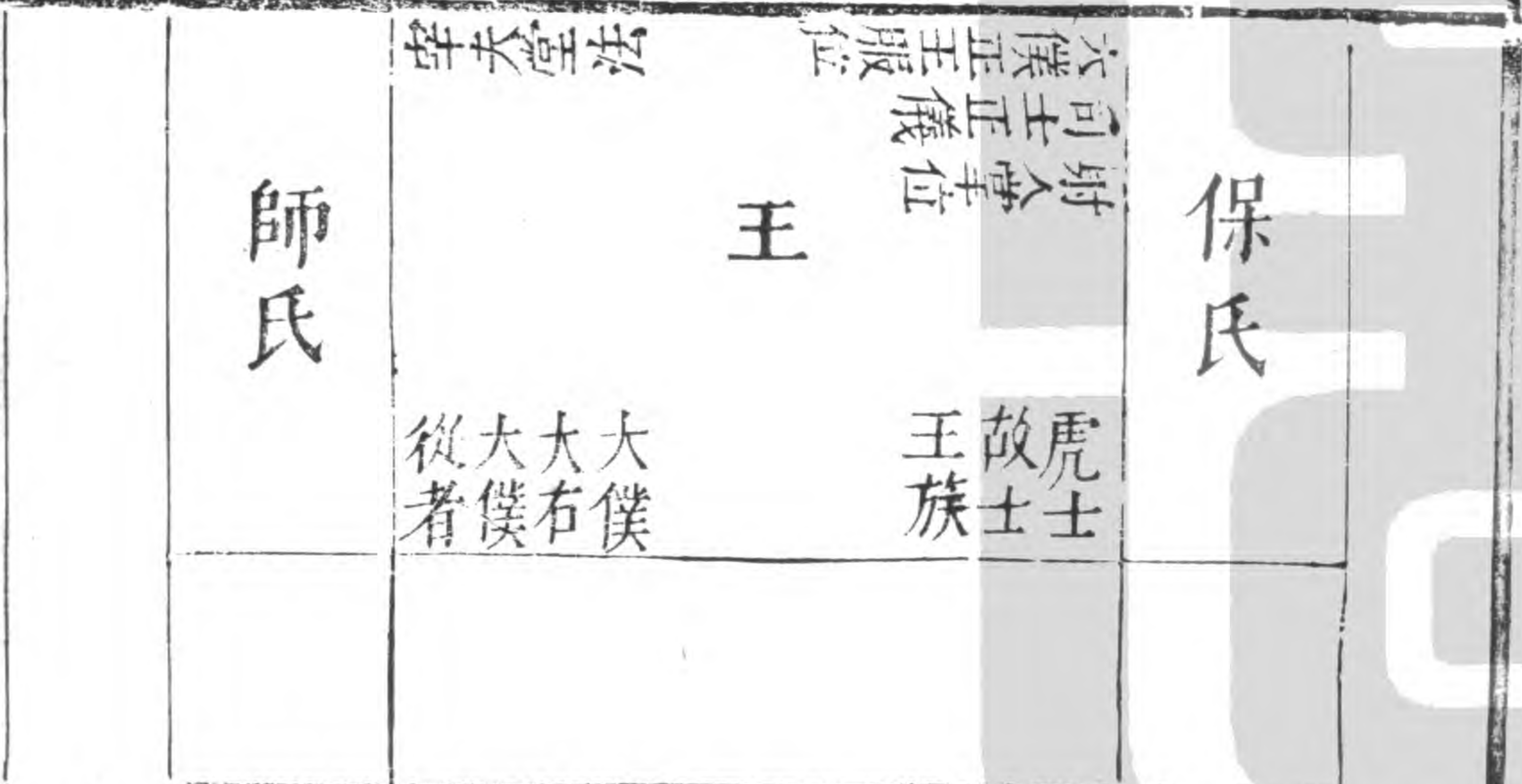
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五門至此而終故曰畢門書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蓋陳儀衡于路寢故二人在路門內向上而立也其外即應門故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立應門之左右蓋王自路寢受顧命出立路寢之門故云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皆入應門之左右而立于路門之外也○其內即路寢路大也宮人所謂大寢也以其向明而治故戴記云明堂天子之路寢是也視朝畢則退居于此故曰燕朝大僕王視燕朝則正位小臣掌王之燕服位即此以其在治朝之內故曰內朝司士大僕前王入內朝文王世子公侯朝于內朝皆謂此也

司士治朝圖

三公

卿大夫

士孤



司士正朝儀之休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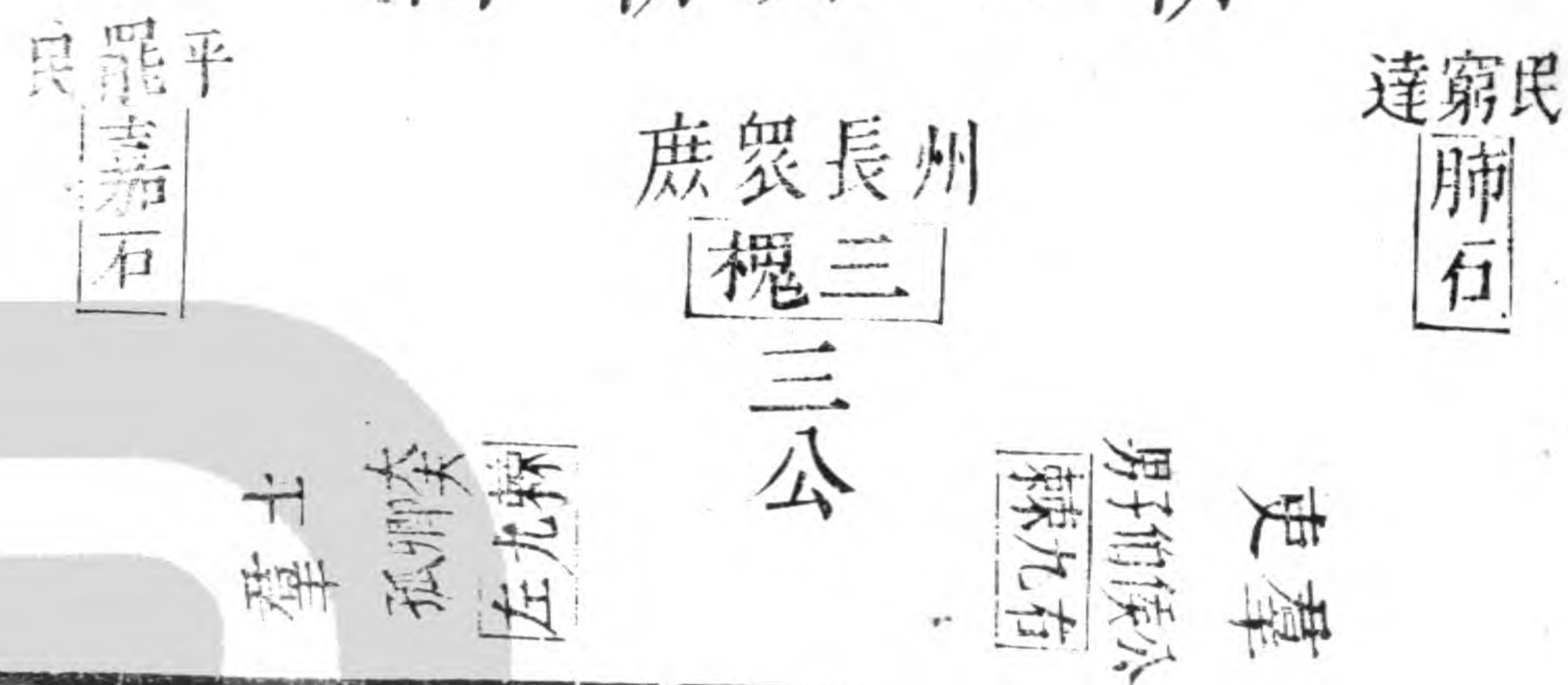
王宮官府八次舍圖



大約官府次舍當居此

正北庶子次舍

朝士外朝圖



觀 右 雉 門 左 觀 一名象魏 主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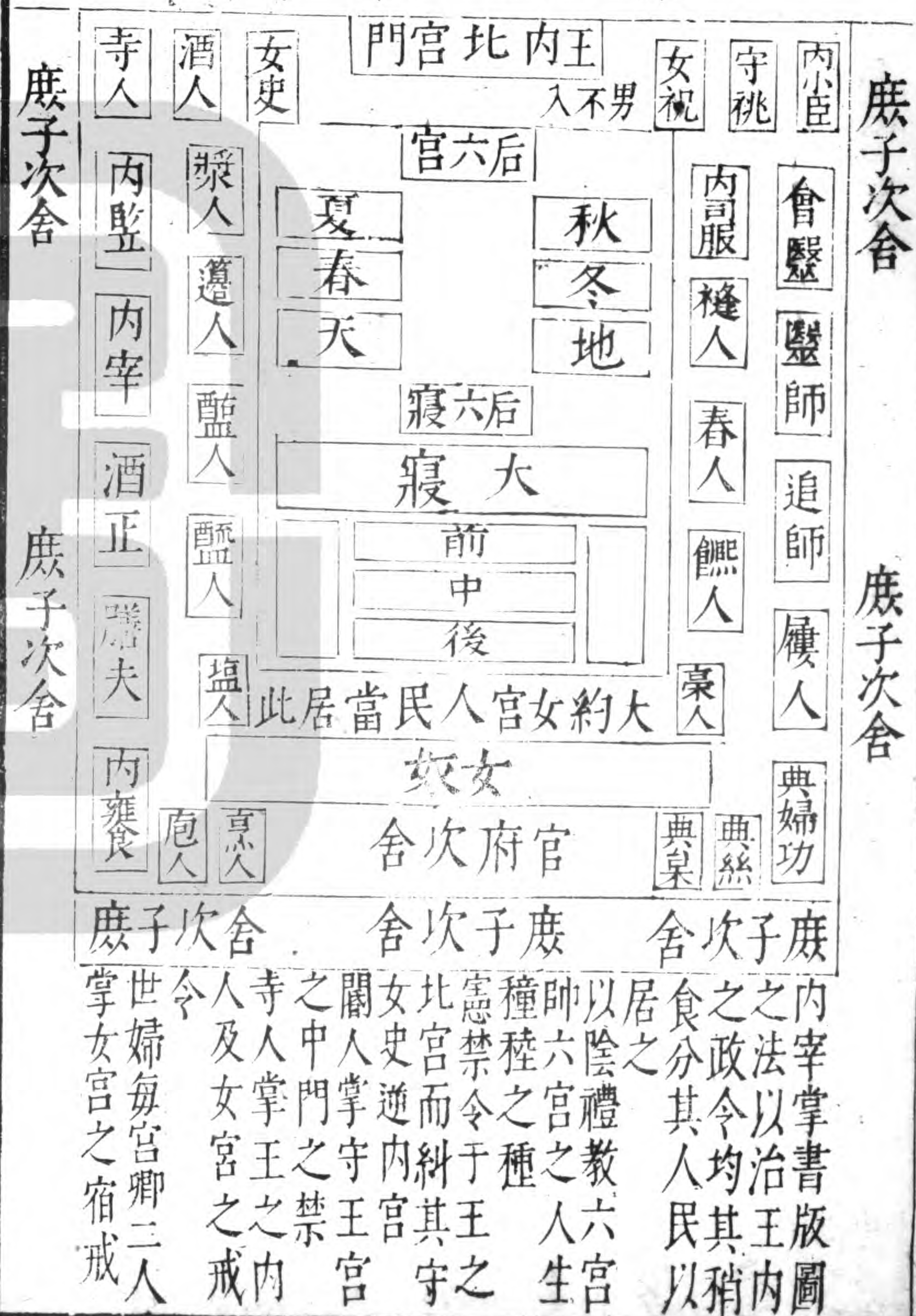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
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
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
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窮民焉

王宮八次舍說

王應電曰仰觀乾象中垣紫薇天子之宸居也上垣太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工商之肆兼王畿之內也故周公營國中爲宸居前朝而後市取象乎三垣也宸居有王宮后宮之別王之居處宮人掌之后之政事內宰掌之而其宮垣之外宿衛巡警之事在紫薇則爲周垣五星極于嚴密其在周禮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者宸居四正四隅共爲八方令士庶子居之蓋使世臣子孫平居則與王及世子相親有事則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此專爲宿衛而設也宮伯長之宮正云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若內宰內小臣寺人內豎酒正典婦功等職皆在后宮之旁膳夫鑿師司服弁師師氏保氏太史諸史等職在路寢之

旁又如司士諸子虎賁大僕等職皆在南門之旁天府大府玉府職金等府皆在庫門之內各有泄事之次有舍止之所與庶子內外夾拱不衛之衛也皆宮正掌之夫王宮后宮之中有官府男女執事之人宸居之外爲官府次舍其外爲士庶子之次舍各有夾道爲行夜之往來又其外爲民居官者者皆今之大入君子享高爵厚祿者也士庶子者卽異日之大夫士也使之內外護衛豈唯患難足以相守哉妖邪亦無從而興也後世務豐其屋而唯克以宦官宮妾至其衰也爲妖祟之區要不行周官王宮次舍之法耳

后六宮圖



后立六宮說

王應電曰舊說王有六寢后象王止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寢亦可以稱六官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宮天地春夏秋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外命婦之

命爵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凡師傅保姆
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地春掌禮樂凡
器數祝史等事夏掌政令及拜爵赦日月等事秋掌典刑
及刑女等事冬掌絲枲宮室器用死喪等事蓋有一定而
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立矣求人而治之于是
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者三夫人之于后贊理內
政猶三公之于王九嬪掌六宮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
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
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于元士者

也然傳曰古者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勝其
姪娣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
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
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
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
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
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于先
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
色世嬪女御有婦德者克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

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官禁深嚴知識不能無
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春官復立世婦一官
每宮以卿大夫士之妻詔相其禮事擇國中婦人習禮儀
辨器數善酒漿熟女工者爲祝史酒漿春枕饎橐及禔人
之女工世婦之府史等人皆有德器主指揮敘次諸宮女
其少才知而朴實者爲奚主以力服役宮中大約如庶人
在官者則臣民婦女之賢能者得以効用于后之左右而
后宮之禮法得以爲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
治之法于天下也或疑卿大夫士庶人之妻至于王之比
宮于王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皆至王之六寢九嬪云
各帥其屬以時御敘于王所是也故詩稱肅肅宵征夙夜
在公王之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也然則外命婦等
至后之六宮又何嫌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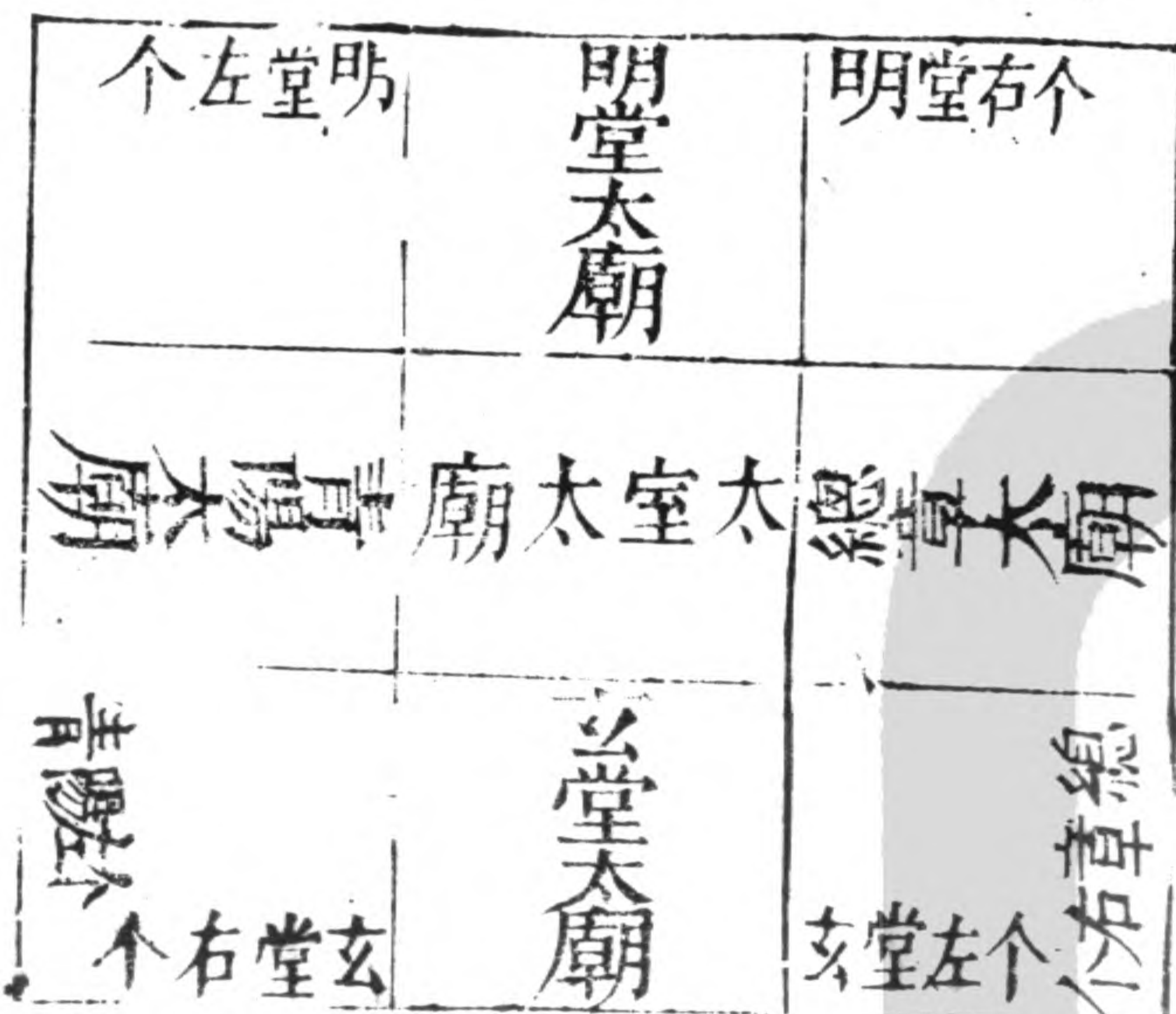
女宮女奚女奴辨

王應電曰按天官有酒漿邊鹽鹽地官有春饎橐縫人之女工主給中饋奉盥穠縫衣裳皆門內細密之事祝史主贊后夫人禮事守祝主聚祖考之精神皆非士人所得與故設官並貫之以女若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女子之賢而善于其事者以供職其次者爲奚少才知之稱亦用之以供役然必使有什伯大約如庶人在官者故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其與王之女御異者觀寺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工之戒令內人指女御故係之于王女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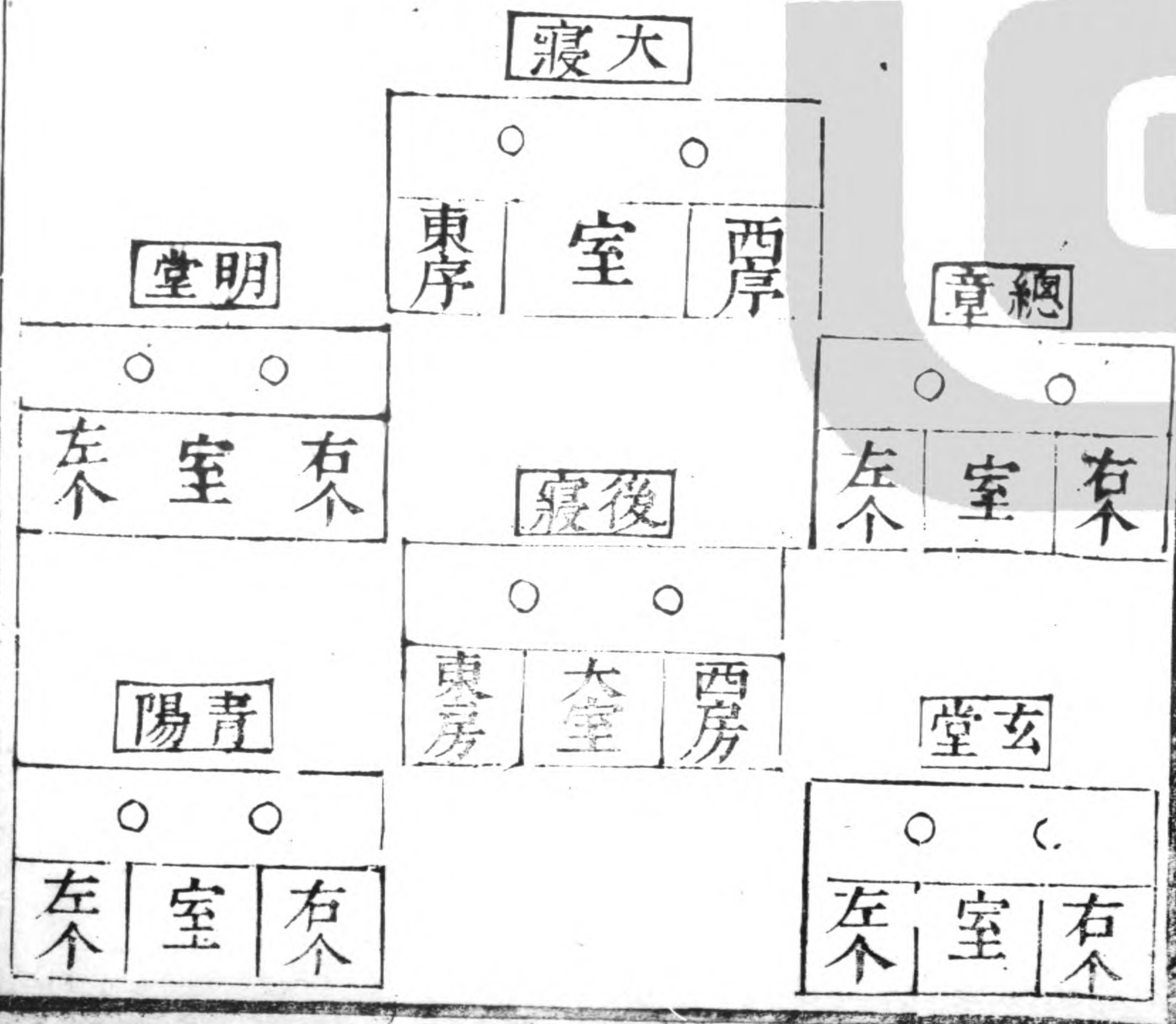
卽女奚之衆故不係之于王必領之以奄者以后夫人致
 禮使通內外之令爲宜也舊說以女及奚爲女奴非也夫
 婦人犯罪媿僻常居七八雖士師聽之必于勝國之社閭
 門百姓尚不使之聞豈可使入于禁中雜于女宮近于嬪
 婦哉秋官司厲明言女子入于春臺禁暴氏云奚隸聚而
 出入者則司牧之是奚之與奴名自不同止于春臺則其
 他職事未嘗得與安得執禮事而爲宮卿世婦女御祝史
 等之役終于此而未不得配合人道苟若奚之得有出入
 而司暴氏司牧之則不得爲幽閉矣况春事煩勞故使職

其役而以奚五人爲之指揮統治若饅事之精潔非彼所
 得與故設有奚四十人也若必以奚爲女奴則豈以春事
 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饅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
 以王及后之至尊祭祀賓客之至潔敬而其熟食乃造于
 不良污穢之手必無是理殆未之思耳

鄭氏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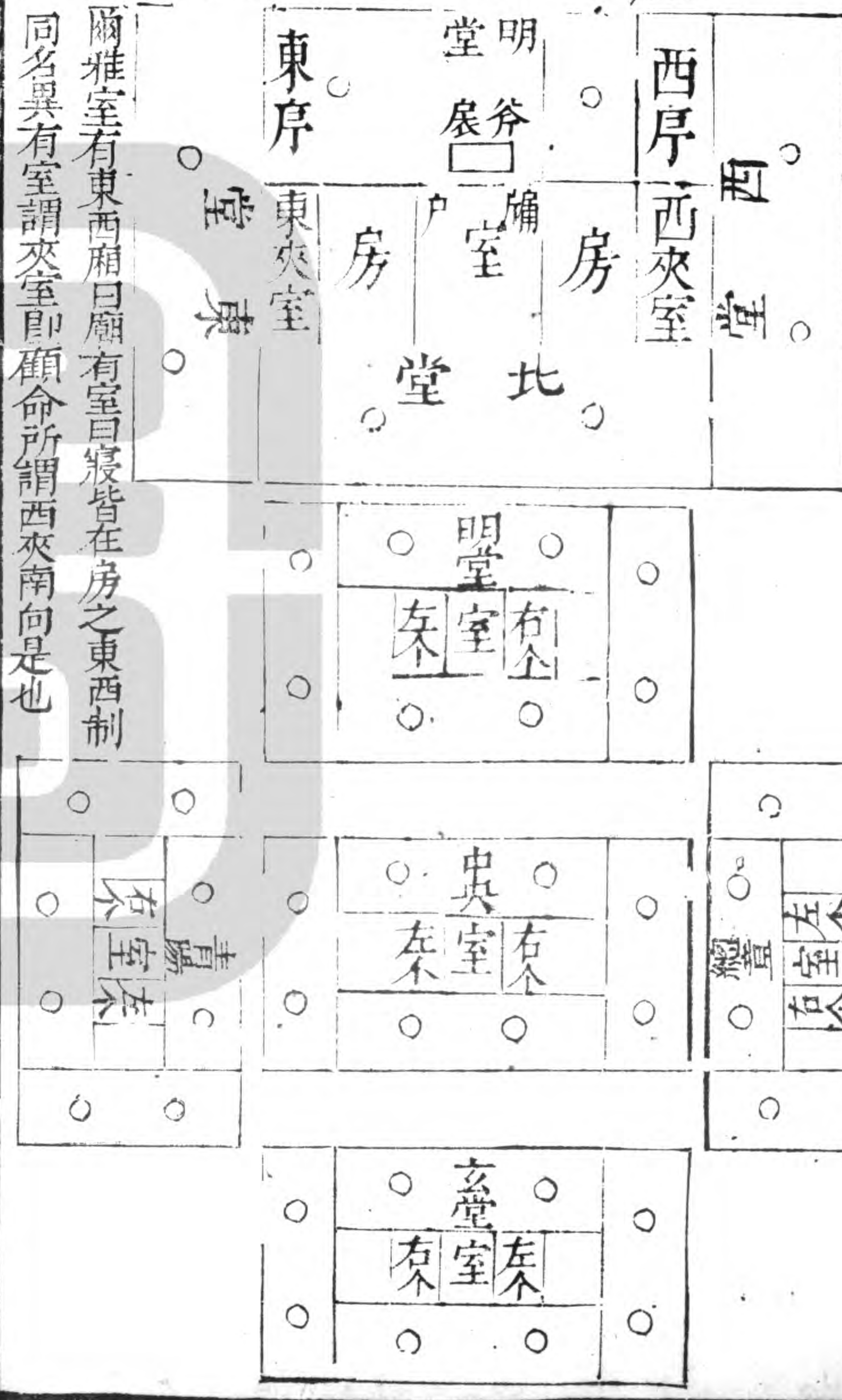


吳氏明堂圖



書顧命東堂西堂詩焉得護草言樹之背所謂北堂也

王應電定明堂圖



明堂圖說

王應電曰明堂居者雜見于經傳而其制則未有全文先儒紛紛之說以其不通融會悟而妄增臆見古義益晦愚嘗悉攷經傳所載虛以求之則無不可通而亦無不可行也周禮宮人掌王六寢之脩謂大寢一小寢五合而為六禮記王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故路寢者天子之常居即大寢也禮記月令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居大室秋居總章冬居玄堂以為天子之常居故知周禮六寢當有此等之名也周禮

攷工記曰周人明堂五室謂之五室者卽五小寢也是故
宮人但言六寢觀于月令而後得其爲青陽總章等名王
藻但言路寢觀于攷工記明堂五室卽知其爲明堂月令
但言青陽總章等名然著其爲天子四時之居則知其爲
路寢之五小寢故路寢明堂實一居而二名無疑也禮記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
嚮而立亦天子受朝之常位也然其所設夷蠻戎狄之位
則有四門與路寢之門不同何也蓋此乃天子會諸侯于
郊外與不巡守而殷見諸侯于東都之位也故曰王者布

政之宮非若王宮之有后宮故四方之門與宸居不同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以爲居而又以爲
廟不幾于神人雜糅且祀天地必于郊以達天地四方之
氣唯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未有祭天神而于室中者
無乃非聖人之言乎古之祭者有主有尸故四圭有邸者
所以祀天帝于壇者也若迎尸則不可在壇故于明堂行
之豈祀天而可于屋乎然則郊而祀天其迎尸亦必于明
堂今于祀后稷稱郊于祀文王稱明堂者特互文耳蓋四
郊之地皆有明堂而布政之明堂必附于四郊一以受諸

侯之朝一以爲迎尸之祭國中制備故廟朝異處國外制
畧廟朝同所豈專爲祀帝于此而設如或者所謂飛樓倚
閣上圓下方等附會不經之制哉至于孟子所稱明堂何
爲者也此巡守于天下聽政之所其所管如宸居之路寢
故方岳之下必有明堂不止於齊也時值四仲在國則舉
祀五帝之禮在于四方各隨所在而柴于上帝其殷國則
郊于東都其在四方之柴也亦必以文王配召誥用牲于
郊牛二是也然則四方祀五帝之祭亦必迎尸于明堂矣
攷工記復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是后宮亦寢亦如明堂

之制矣大抵明堂者不過周人居室之常其在王宮則爲
路寢在后宮則爲內寢皆謂之寢以寢息得名其在郊外
則以路寢爲布政之宮其在四方則以路寢爲行宮皆謂
之明堂以向明而治得名自漢迄今儒生議明堂者衆矣
唯顏師古云究其指歸實布政之宮又云固是王者之常
居最爲得禮之旨但云既在臯庫之內亦何復于郊野此
則見其一不見其二者也夫明堂之名既無可疑但其制
則有可言者鄭氏謂中央爲大室四面爲九室通融爲十
二而易其名深有可議蓋以孟季之月而居于一隅既已

偏側不正以一室而易爲二名又何牽合不倫且堂室幽明異制今每月居一室若以爲堂而施階楹則不便于平居以爲室而有戶牖則不可以聽政况王者向明而治三季不得向明而冬之向北猶非人之所堪此誠不典吳氏據六寢之說以謂王大寢一在前聽政小寢五在後宴息其五寢則一居中而四居四角頗爲有理但所謂明堂者以其在前故曰明玄堂者以其向北故曰玄東屬春生日青西屬秋收曰總今若偏于一隅而又皆取南向殊失命名之義且五寢一向亦非平居之所宜以愚觀之二說皆

有所當但各有所不通耳鄭氏謂四方之向者蓋自古相傳之說必有所本但失大寢小寢之制以大寢一廟析而爲十二月之居則非吳氏以爲五寢者出于經文是矣而總爲一向則非愚因各取夫二說之勝考之諸經而不繆合之人情而宜者定之如右周禮云掌王之六寢之脩大寢一每朝聽政之所在於五寢之前五小寢者乃四時便居附於大寢之後故總謂之明堂也其規制青陽明堂則宜清明洞達總章玄堂則宜溫煖奧密其用器在青陽明堂者則疎達高粗在總章玄堂者則廉深閤奄其車旗服食

居青陽則以蒼居明堂則以赤居總章則以白居玄堂則以黑玄大室則以黃隨其時而居之則利用安身無所不
宜而凡月令所載可以推之而無不通矣蓋王者之車旗服食器用其奉祭祀臨百官皆有隆殺等級故不可拘以四時此則平日順因其時固並行而不悖也其向則青陽向東明堂向南總章向西玄堂向北必取向于四方者以受四時之方氣也若其堂室房中之制則皆前後左右四面有堂其簷阿則爲四垂蓋人之情性貴有所適故或勞形作事則居于堂或齋光潛神則居于室而其堂必四而

爲四方之向者四方風氣之至有正有邪四時皆然清明和暢則宜就之乖戾昏塞則當違之如夏月多南風固當向之然亦有北風或東西者則就南堂及非所宜冬月多北風固堂違之然亦有南風則就北堂及爲所宜又如夏月人情多欲就清涼而亦有欲閉密之時冬月人情多欲就溫煖而亦有欲宣暢之時不可以例拘也故五寢必皆如此之制然後幽明溫涼靡不得其所以五室合而觀之則略如鄭氏之圖但不分聽政私居之所故誤以五小寢合于一大寢耳夫如右之制則一寢可以四時居之而必

爲五者蓋宸居與諸侯而下不同必四時有常居器物有定在各得夫灋象之自然無事移易而備物所以爲帝王之居也又嘗觀攷工記明堂之度東西之廣不過九筵南北之深不過七筵室之廣一筵堂之崇一筵便而無空居華而無費財非有宏麗難興之工故四郊四方隨所營建而不病于民也自秦人竭四海之力以爲土木之工漢室因之不能頃削後世遂習以爲常務于侈目壯觀且雜以夷狄穹廬之制皆爲一直洞達而無幽明灋象居之不宜復營離宮別館以安其身正室反虛而無用此何理哉間有好禮之君欲復古制柰典籍散逸既無可據世儒各持臆說詭異怪誕愈不可憑孰知先王之制平易安利若此且因望秩于山川而封禪之議起不知望秩卽祀帝于方岳之餘因視學于澤宮而辟癰之說興不知學宮亦因明堂而殺其制凡諸禮文皆以常爲怪以易爲難使人厭聞駭覩師心自用者遂欲一掃古禮而苟簡是趨先王之道不行于後世者亦諸禮家之過歟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

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

未息咎在

臣等

臣

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

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
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
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
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
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
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

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
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
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
身則亡廉耻寇盜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群生
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灋天地
而觀于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弟八曰大謁者臣

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灋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灋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灋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龜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范文正公明堂賦要語

三代以還智者悶悶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
忘禮樂之大本泥于廣狹廢皇王之太業使朝廷茫然有
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
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與行明堂之義不
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
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
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
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

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章皇德不隆
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敬日思思之
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
念以作聖恩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于鷄鳴
惟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
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
幾于格耻惟下武之大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于四方
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于
阜陶迺連茹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

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
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
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于誠衡然後見天下齊于無
體和于無聲靡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
爲但淵淵緜緜無及無偏浸浸澤以咸若樂鴻化于自然
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臣請攷列辟之明術塞處士
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
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
道極真人之能事

明堂賦

宋廬陵羅椅

大哉明堂乎造作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室壯
 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于范文正詩昉于班孟
 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敷宣然而衆甫各喙竊有疑焉宗
 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記禮已具左个右个月今以
 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以爲宗廟之數至于大戴乃
 混辟雍而爲一暨乎蔡邕則合太廟而同處射饗養老教
 學選士皆在其中靡所不聚宜乎袁準之譏以是爲未可
 據也人鬼混黷死生錯雜囚俘截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

辟雖太廟蓋其制皆象明堂爲之此處考據極是

天子五門臯雉庫應路雉門爲外朝路門爲中朝路寢即明堂爲內朝

無乃謬說况茅茨采椽至質之物車乘王輅旗建日月無
 乃非類文質無別若夫橋門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
 舉豈三侯之能設誠足以破諸家之說而流千載之惑也
 且夫自古王都其門有九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
 四戶八牖又名中朝爵祿所詔何群公不是之取而徒議
 論之紛糾噫是未可口舌辨也必當証之于古天子廟及
 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証乎蓋古之宮室必南向
 而治故凡曰明堂者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
 祀而路寢之明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弦誦享

射與夫饋醕選舉故皆可以言明堂而非拘拘然一語也
吾嘗以朱子月令之圖與攷工記而參詳燦然可証豈云
荒唐夫所謂象木卽月令之青陽而象金者卽月令之總
章玄堂者卽其象水則象火者獨非明堂乎古者制度多
取于井豈惟都邑與土疆王后宮室蓋莫不然故凡言明
堂者取其向之南而位之離乎下此則固無東西南北之
室矣又何必明堂而表章哉若乃度筵度几曰脩曰廣可
隨當代之制豈必嚟然曰必古之是做方今書文混一治象
明兩三年大比而興賢萬邦効職而來享臨雍拜老郊廟
格饗函薄之儀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
而振千古之遺響

復令命

外雉 庫 應

司寇掌之

應石 民達第

御僕 御僕

路議

路

中朝

家室養之

大宰 贊玉治聽邦之小治
宰夫 掌敘群吏之治
內史 掌敘事之法受納訪
大僕 掌諸侯復逆
小臣 掌公孤卿大夫復逆
御僕 掌史氏復逆

路

內朝馬太僕掌之

大僕 掌路鼓以待達
諸者與遷命聞
鼓聲則速逆御
僕與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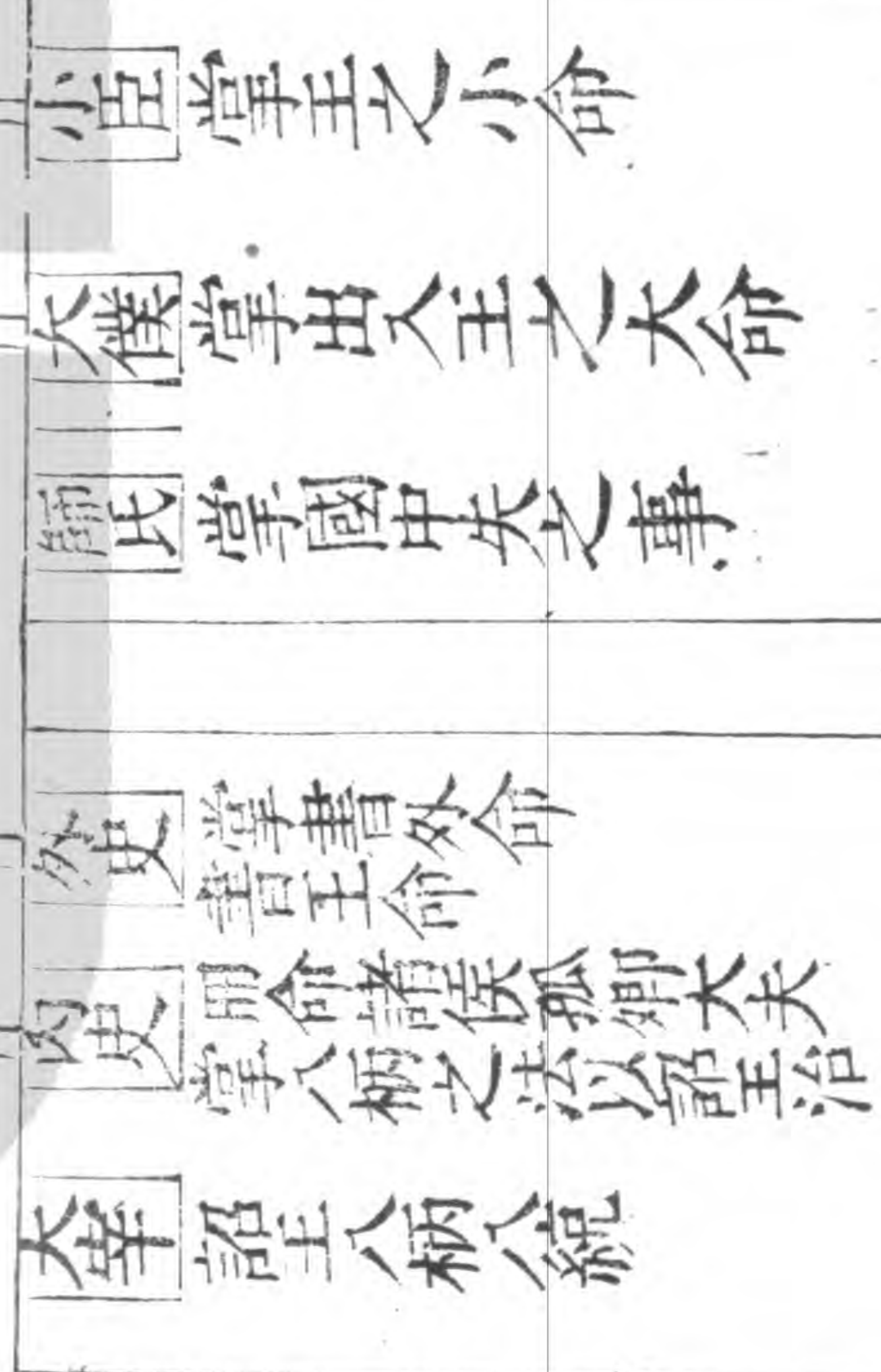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掌書王命遂貳之
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外史掌書外令

逆出入圖

朝門門門門

路朝正之夏夏夏夏夏夏

寢燕朝臣



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
 掌諸侯之復逆
 掌路鼓之政以
 待達窮者與遽
 令小臣掌王之
 小命掌三公及
 孤卿之復逆御
 僕掌群吏之逆
 及庶民之復

古今納言說

王應電曰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德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復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亡之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簡二者總為一官而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

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灋因而
獻可替否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後世中書不肯
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大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
之審有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命若後世封還詔
書是也凡臣下之有復逆者大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
卿御僕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為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
司馬之灋正之矣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灋
糾之矣內史掌叙事之灋受納訪又得以大史之典攷之
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荅問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

而贊之小治則宰夫白于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
虞書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
所與夫親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
有尊卑又各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愚因是而有
以知周制之善矣蓋太宰主贊王善矣然可以詔王而不
敢專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
之大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
寧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大僕小臣御僕
掌諸侯諸臣吏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叙羣吏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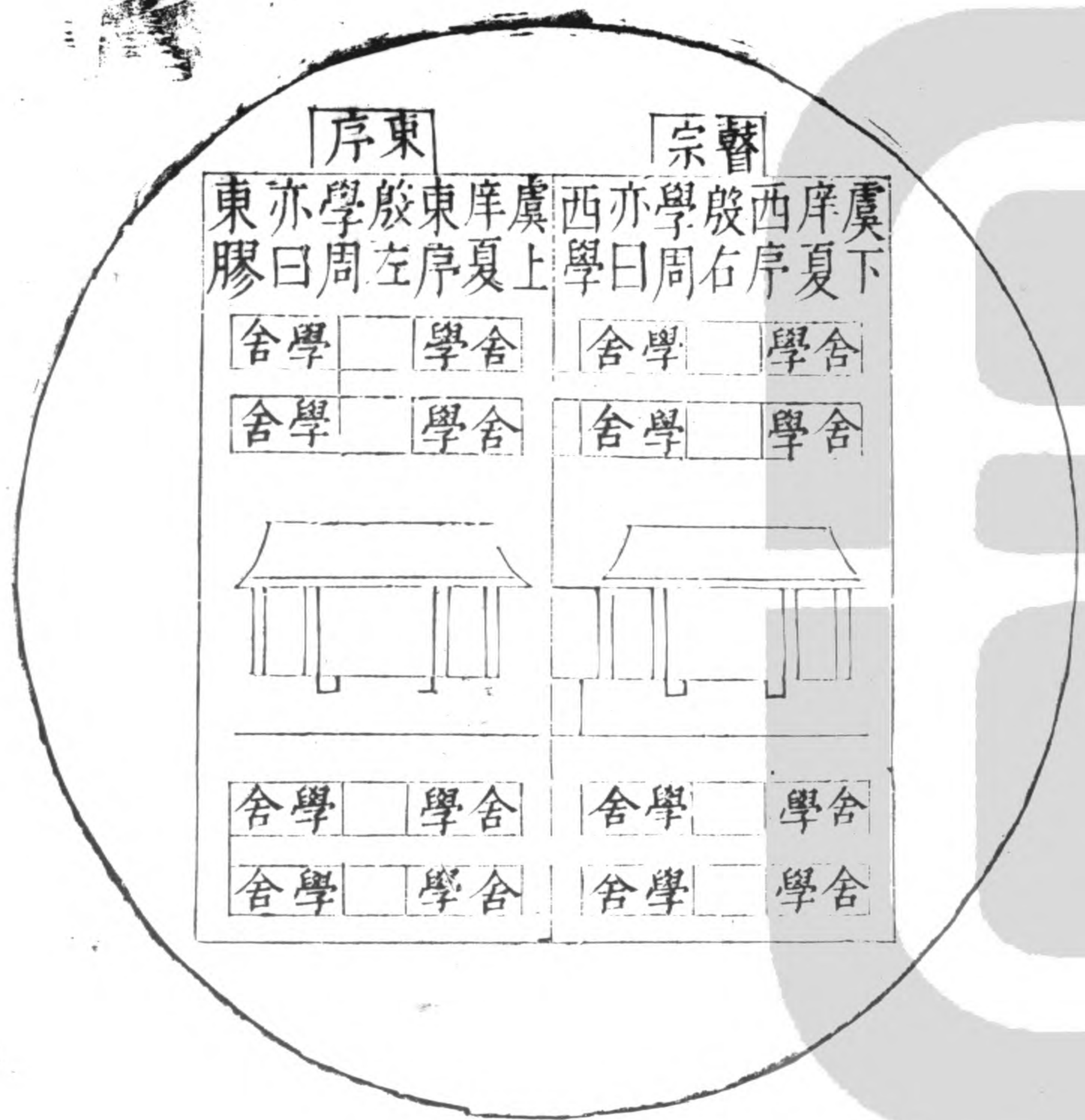
以待之內史掌叙事之灋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嘗參諸古今而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而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夫人主親覽章奏則勞

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爲大公至正之灋凡有章奏宰夫看詳各盡所見呈白小宰以及大宰然後進呈於天子謨謀既定命內史宣行之則天下之治出于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又按大僕正治朝之位而退又正熙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體也故宰夫掌朝灋以貳小宰小宰掌宮刑以二大宰凡復逆大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大宰凡命令大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大僕此周官之治所以出

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

周大辟雍圖



愚欲明周人二
 學之制故固古
 辟雍圖畫其大
 畧如此覽者其
 勿泥焉

經籍考

卷之五

百五

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左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右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此養焉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文曰食三老五更手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

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竝建于一丘之上也由是觀之則成均班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三老五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又因其所上之方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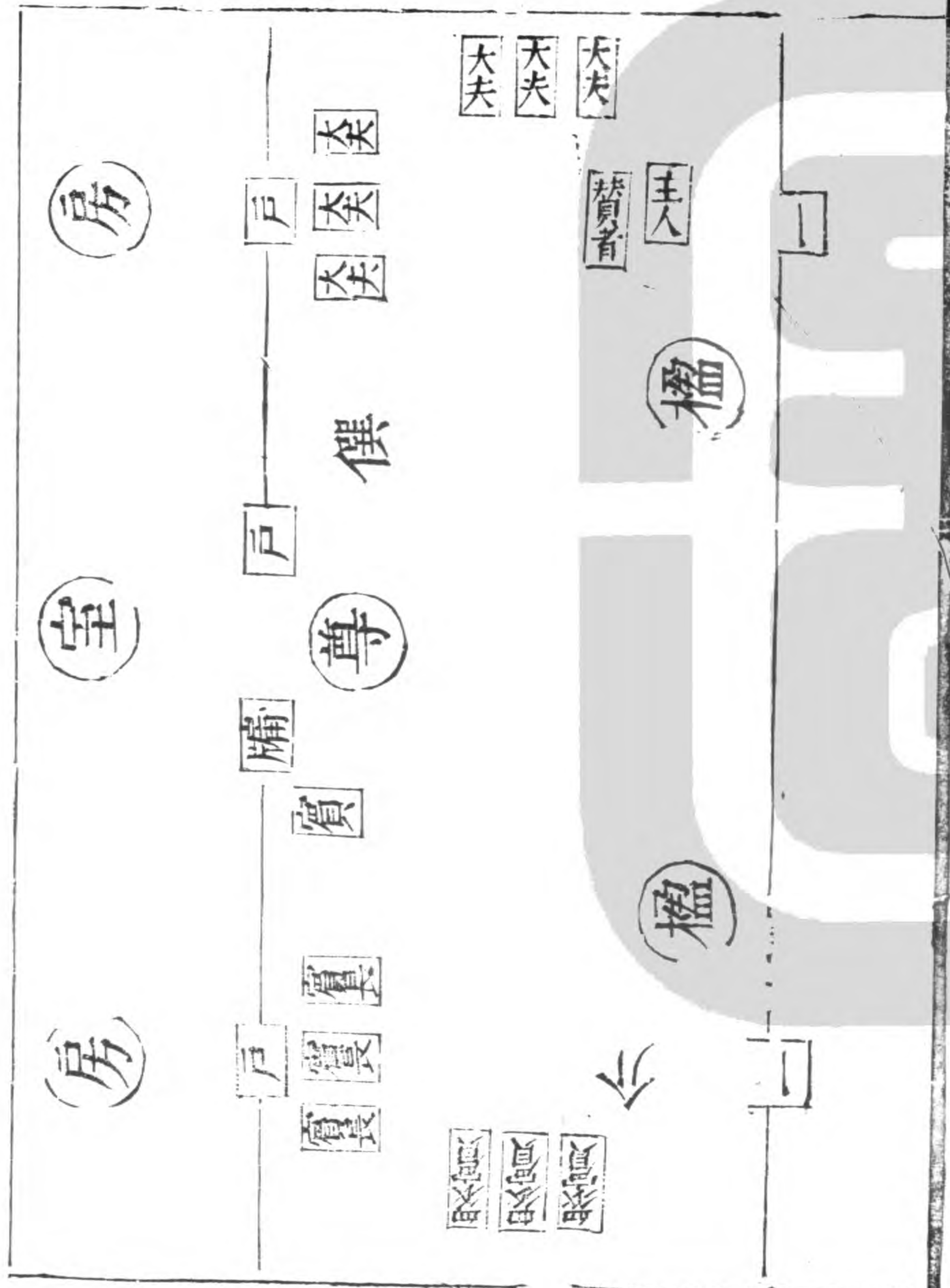
位之也

按東序者序乃屋名用以習射者在東故曰東序東膠者即東序之謂也其曰瞽宗者瞽善聲樂學者之所宗灋在西故亦曰右學也學之左右各有其義若辟雍成均大學則其總名耳詩大雅靈臺篇曰於樂辟雍辟大也雍和也主大司樂典樂以教胄子故以爲名一曰成均均調也猶黃帝鈞天之鈞取成和之義也水環乎外者即所謂澤宮也習樂者必專心致志而後成故于澤中之丘以立學宮使無雜慮之干也其周禮謂之大司樂即記之大樂正指

其所有事也又謂之大司成以其掌成均之灋也實則一而已陳氏總合數處通融解之使無不合其說善矣成均班學政爲無所據蓋天子之視學也主于尊師乞言或合樂進退人才非別有學政之班猶之視師者主于拜將犒軍或易置師帥非別有軍政之班其學政之一由于師猶軍政之一由于將耳且天子之所至自有大次小次若曰成均居中以班學政此乃後人自尊大之事豈成周之制耶愚因畫圖如右更以文王世子所載攷之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教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
 祭祀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大樂
 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蓋舞者樂之大乞言合語禮之大說者通其義而皆在
 于東序則東序者學之成者乃居之也誦詩弦歌樂之小
 者執禮學之中而皆在于瞽宗則瞽宗初入大學之所居
 也若讀書則未離乎小學之事故猶在乎上庠上庠即虞
 庠小學也十四歲未成童已下之學年少猶未可遠出故
 在國之西郊

鄉飲酒圖



鄉飲酒義

王應電曰鄉飲酒之禮失禮經之旨者二其一賓僎介主之義不明也其一設席之不正也夫所謂鄉飲者以養老爲義也天子養老于大學諸侯養老于國學是故鄉大夫養其鄉之老者于鄉學也故所謂主者即鄉大夫也所謂賓者乃一鄉中齒德之至尊者也所謂介者齒德亞于賓所以輔賓者古人每事必有介以輔其不及也所謂僎者何也衆賓之貴者也儀禮曰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是也所謂諸公大夫者謂天子之三公卿大夫致政而在鄉者也苟序爵而躡居賓之位

則屈夫齒而失養老之義序齒而降居賓之下則屈其爵而非貴貴之禮故別設位于賓之東以居之周禮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三命而不齒即此位也主賓介僎之義既明而後其位可得而正矣夫堂上之位莫尊于南面之正中以其有尊故坐賓于西北謂在北面南而稍西也僎則席于賓之東尊與賓並也介則賓階上東面以受生氣亦尊者所居也主則阼階上西面其位爲卑自卑而尊人也故所謂西北謂在北而稍西東北者在北而稍東西南者在南而稍西東南者在南而稍東非賓坐西北而向巽

僎坐東北而向坤介坐西南而向艮主坐東南而向乾也
今人不知僎之義如知縣爲主則有以丞簿爲僎者因記
言僎以輔主人而誤也其坐位則四隅相向古未嘗有此
坐向語云席不正不坐苟如此尚得爲正乎觀于儀禮賓
升席自西方介主人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蓋設必正方
故升亦正方且記亦曰賓必南向介必東向今人設四隅
之向者因記言四隅之位而誤也按禮記鄉飲酒義發明
初當但亦有純駁班如者不能不啓後人之惑如云介僎
象日月復云立三賓以象三光是三賓復爲日月矣且夫

賓主于一唯主人獻衆賓則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二人耳
何嘗有所謂三賓乎其曰僎以輔主人替乃主人之輔僎
亦賓也何得言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乎夫堂上之位以
向明爲尊其次則東面以受生氣爲尊賓與僎既南面則
介自當東面主人居南而西面亦必然之理何必以溫和
之氣配僎與主嚴凝之氣配介與賓而反失僎賓介主之
大義乎古人制禮哭踊揖讓必成于三其曰讓之三也象
月之三日而成魄則哭踊豈亦象月而爲之耶羞出自東
房烹狗于堂東北皆出自主人之意而曰祖陽氣之發于

東方皆不免于傳會也

三代忠質文

考索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弊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

夫子乃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
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僣而漢儒乃
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
世之道也粵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
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爲之綱
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
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
竄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
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大中

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
僞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
堯舜爲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
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墻之制
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
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
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
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二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

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願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爲

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非以文之無益耶尤而效之謂之救弊其說不可長也蓋其意以周之文爲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爲此說耳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尚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蓋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爲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而吾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周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

所止也

魯僭禮樂 考索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魯世祭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之禮史角留于魯後爲墨氏之學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妄人必不爲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爲治朝賢主則禮典不紊衰世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

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彼肯以爲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霸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爲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

冠履倒置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禘八十八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輅載弧韞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意直以魯之所行爲他國之所無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爲受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

知二說之非而魯自爲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
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以魯爲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
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
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
舒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
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弟而詩人稱其洵美
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
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纘盈而不知有晉趙
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
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于周而作頌可
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爲盛於春秋
則以行郊禘爲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
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
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惑乎

大射之義 考索

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必過求其義漢儒所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義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此說誠可信乎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其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此說抑又惑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

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賓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無事以禮物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仇讐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仁能使諸侯之服乎周襄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狸首射之狸者不來也欲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襄弘而愈不服夫弘一射不來之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况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王室不禮待之而無故開嫌召釁寓意所射之物何爲也乎且天子

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
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
嗣今謂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
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土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
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
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
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爲諸
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
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

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
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
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背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語有
以啓之爾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
射之必不如鄭氏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援古人之辭
其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
周未聞其能射也羿逢蒙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若人乎
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於
禮其節奏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夫禮樂

不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間吾見貌堯舜而心桀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嘗不聽其言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未聞以射爲先也惟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此雖漢臆說而猶在賓興三物之禮也然所以啓鄭氏之妄談二禮之申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以爲說者此也舜曰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舜爲此言豈爲當世之士君子發哉若夫四鄰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揃撻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撻以記其過又書其非庶幾與之並生舜謂侯與撻同施是直小人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撻其過耶據此而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撻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漢儒之說謬妄尤可知也

糸糸篇

卷之五

百三十九

